

裴建平 主编

纪念西安碑林 930 周年华诞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碑林博物馆 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裴建平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18-1841-4

I. ①纪… II. ①裴… ②西… III. ①碑林-历史-西安-文集 IV. ①K877.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184号

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碑林博物馆 编
裴建平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86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841-4
定 价 98.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明升 李树青 张 云 殷慧明

主 编：裴建平

副主编：王原茵 张蒙芝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庆卫 王辉宇 尤明利 刘东平 张安兴

宋秋玲 罗可成 郑红莉 段志凌 贺 华

景亚鹏 彭仁智 樊 波 薛建安

编 辑：郑红莉 王庆卫 段志凌

前 言

北宋元祐二年(1087),唐开成石经、石台孝经等珍贵碑刻被移置碑林现址保存,这揭开了西安碑林发展的序幕。光阴飞逝,倏忽千载,西安碑林见证了桑田沧海,历史兴衰,在历代仁人志士的倾心保护下愈加发扬光大,逐渐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文化地标。这座文化圣殿,形成了自汉代至今,以儒家石刻经典为主体,包括各类碑刻、历代墓志、宗教造像、陵墓石刻等在内的丰富的藏品体系,被誉为“中华文明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藪”。

西安碑林,收藏有 4000 多种历代碑刻,作为守望中国碑刻文化传统的圣地,不仅具有精神标识的地位,并理应担承起引领前行的责任。近十年以来,碑林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日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已形成了以碑林为中心,东有宗教类石刻艺术馆,西有陵墓类石刻艺术室的“一轴两翼”的展陈体系。主办的以石刻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年刊《碑林集刊》已经连续出版 22 辑,在学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碑林的科研人员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极大地拓展了碑林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传统文史研究贡献了碑林智慧;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建立了砖石质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工作站,为碑石的大规模有效保护奠定了基础。

2017 年 9 月,在西安碑林 930 周年华诞之际,我馆邀请海内外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以“传承经典、弘扬文化、发展碑林、与时俱进”为主题,深化学术研究,加强交流,探讨西安碑林在文明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次会议,贯通文史,诸多与会学者提交了厚重的论文,从史学、文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展开讨论。既有格局宏大的专论,也有细密详实的考证,新见迭出,对石刻史料整体研究提供了最新的学术贡献。为了弘扬石刻学的研究成果,我馆在会议结束之后整理参会学者的大作高论,汇为一编,结集为《纪念西安碑林 930 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此论文集共收录 47 篇论文,时代序列上涵盖了汉代到近代,内容上既有对碑林藏石的研究,也有对整个石刻史料的探讨;既有对旧材料的重新解读,也有对新出碑志的公布分析;既有传统视角的进一步深化,也有学术焦点的研究推进,可以说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集中呈现出了老中青几代学人在石刻史料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碑林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和碑林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930 周年,是一段漫长历史的节点,也是新征程的起点。近千年的碑林,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发展壮大,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做出了生动的注解,同时也昭示着新时代碑林人的使命和担当。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为了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碑林人将以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发展文化为总思路,落实十九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物工作的系列论述精神,总结碑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梳理、挖掘碑林的文化内涵,发挥碑林、孔庙、博物馆三位一体的复合优势;加紧实施碑林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全面提升、完善博物馆文物保护、展示、教育和研究功能,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使碑林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传承基地再创辉煌,为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裴建平

2018 年 6 月

目 录

汉石经《周易》研究与经碑复原	晁会元(1)
西安北郊渭桥遗址出土的石构件刻文	王志友 徐雍初(19)
小议汉代的水边石雕	刘振东(26)
汉魏碑刻题记研究	
——以黄易题记汉魏碑刻为例	郑红莉(32)
西安碑林藏北魏墓志刍议	张 婷(38)
从摩崖刻经看北齐时期的“大空王佛”信仰	杨爱国(42)
新天师道与临淄北朝崔氏圆形墓	沈睿文(51)
隋徐之范父子的墓志生平与葬俗取向	倪润安(72)
新出两方《普六如徽之墓志》研究	王书钦 赵力光(92)
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与柔然王族之源流考	李宗俊(111)
止园宅之间 极山势之乐	
——从隋大业二年《王清墓志》管窥园宅营造的时代风尚	周晓薇(120)
神禾郁郁正相望	
——隋唐间长安“神和原”与“神禾原”名称的沿革及其人文地理	王其祎(133)
“薛瑶”墓志铭再探讨	于赓哲(153)
记唐代苑大智将军的告身与墓志	赵振华(163)
武周魏王武承嗣事迹	孟宪实(192)
唐代宦官刘思贤玄堂记考释	杜文玉(202)
读吐谷浑、吐蕃入唐家族碑志丛札	仇鹿鸣(208)
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再考	金荣官(218)
书魂——颜真卿其人其书	马志祥(233)
由墓志看长庆科场案内幕	查屏球(248)
唐姚袞妻李氏墓志铭研究	
——兼论唐代夫妻“同域异封”之葬俗	景亚鹏(274)
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并序》考释	郭海文 刘闪闪(281)

新出《严厚本墓志》考释

——中唐“经学进用”儒士的个案考察 黄 楼(291)

跋唐《魏湘墓志》 游自勇(307)

中古萧氏家族世系考订

——以新刊唐代墓志为中心 吴炯炯(313)

《颍川郡陈府君墓志》所见陈岩家族对福建的统治(884—893) 胡耀飞(327)

墓志与疾病再议:以《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为例 黄正建(350)

最近十五年石刻所见唐诗文献举例 陈尚君(361)

《唐九卿考》增订 胡可先(366)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新考(增订本) 徐 畅(404)

石刻文献题署风气的起源及定型 孟国栋(428)

《广武将军碑》“复出”的一段公案 路 远(437)

唐拓《孔子庙堂碑》浅说 陈根远(442)

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文字资料研究 张学锋(449)

宋《大观圣作之碑》的法制特色 李雪梅(471)

扬州宋大城北水门遗址出土《重修北水门》石碑文漫谈 汪 勃(486)

重阳宫碑刻及价值述论 吴敏霞(497)

西安碑林馆藏蒙元碑刻概述 樊 波 傅清音 张 彦 杨 洁(507)

三宝太监郑和的遗愿及其践行者

——对《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与相关碑刻的解读 邵 磊(523)

清代宫廷镌碑刻帖实例解析 尹一梅(537)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藏乾隆石经拓片研究 王琳琳(548)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刻画综述 杨 兵(560)

康耀辰及其家族史三题 冯岁平(577)

古代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及其影响 杨向奎(588)

艺术 技术 历史

——昭陵六骏石刻的造型复原 陈 强 欧阳振宇 贾濯非 毕可非 罗超英(597)

西安孔庙东西庑建筑历史沿革及维修情况浅析 刘东平 罗可成(612)

碑志文献与学术研究

——纪念西安碑林 930 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 胡可先(623)

汉石经《周易》研究与经碑复原

晁会元*

在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儒家石刻经籍有七种,汉《熹平石经》是其中最早的一部。汉代儒学被定为官学,设五经博士,经、传传授有严格的师法和家法。当时经学以皇室所藏“兰台漆书”为评定正误之标准。经文章句在传抄过程中多有舛误。桓、灵之际,经学之争激烈,甚至以贿改易经籍而合私文。为纠正弊端,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①。历时九年,至光和六年告成,刊刻《鲁诗》《周易》《尚书》《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立于太学(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塔村)前。镌刻四十六碑,高一丈许,广四尺,两面刻,骈罗相接。“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②,可见当时盛况。

汉石经之毁亡,始于战乱。汉末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纵火焚毁宫庙及人家,而太学所立石经亦被殃及,太学荒废^③。晋永嘉之乱及晋室南迁,汉石经又被摧残^④。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太学经石以建寺塔,石经颓落^⑤。“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经石)不盈大半。”“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⑥

汉石经残石之收集始于唐,“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敛之,十不存一。”劫后之余的石经先被置于长安九成宫秘书监内,武后时移于著作院^⑦。其后至宋,时有残石残字面世,据宋洪适《隶续》记载,共计 2130 余字。惜仅有《尚书》《诗经》《仪礼》《公羊传》《论

* 晁会元: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0页。

②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第1990页。

③ 董道:《广川书跋》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1511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

④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610页。

⑤ 《魏书》卷八二《冯熙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5页。

⑥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47页。

⑦ 姚宽著,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中华书局,1993年,第35页。

语》五种,而《周易》经碑未见一字^①。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关于《熹平石经》《周易》原石的尺寸和每碑的刻字行数难以稽考,成为疑案。因此,自唐至民国千余年间,寻找《周易》经碑成为经学研究者的愿望。而入藏汉《熹平石经》亦为碑林所期盼。西安碑林自北宋元二年(1087)建立,至今已 930 年。初建以唐《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为基础,后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我国最大的石刻书法艺术宝库。美中不足的是,民国以前作为汉唐京都所在地的西安碑林,它所保存的碑石中竟无一件汉魏刻石^②。尤其是石经中最早,曾藏于长安的《熹平石经》却未能收录。这成为历代希望弥补的缺憾。碑林现存宋代《京兆府学移石经记碑》中曾叹道:“然以洛阳蔡邕石经四十六碑观之,其始立也,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谓盛矣,后皆毁壤磨灭,然后知不得其人以护持,虽金石之固亦难必其可久此。”

民国间洛阳汉石经《周易》残石出土,入藏碑林后,成为关注的热点,百年间对其研究者众。但由于所存石经仅八百余字,关于经碑数量、行数、字数,诸家认识不一。本文对百年来对碑林藏汉石经《周易》残石的研究情况进行汇总,根据白河书斋补充残石拓本之阙,依据碑林藏唐石经本校文重新复原等略作论述,敬请方家斧正。

一 于右任先生对《周易》残石入藏碑林之贡献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著名政治家、书法家。1918 年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对陕西的历史文物流失国外和损毁破坏十分关注,亲自主持境内各县碑刻的调查和收集,珍贵碑刻移送西安碑林保存。在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之后,亦在全国范围内寻“宝”。民国十一年(1922)冬,洛阳城东朱家圪塔村出土魏三体石经残石,古董商拓至十余份后凿为两段,未断拓本十分珍贵。于右任得知,以三百银元高价购得一纸拓片,亲自墨笔题跋,精工装裱(现存碑林博物馆)。魏三体石经残石的出土引起了其对洛阳出土汉魏石经的重视。1925 年洛阳偃师东大郊村出土汉石经《周易》残石一块。双面刻字,内容为易经中《文言》《说卦》《家人》《归妹》等篇,为有史以来发现的东汉石经残石保存最好的一块,由古董商人张定业 1930 年转售国民革命军少将处长文素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于右任得知后十分遗憾。急与洛阳友人联系,得知此处 1929 年另出土汉石经《周易》残石一块,为文素松藏石之下半段。石高 33.5、宽 69、厚 16.5 厘米,阳、阴两面刻字。阳面 28 行共 273 字,内容为《周易》下经中《家人》至《小过》篇二十六卦。碑阴刻《周易》中《系辞》下《文言》《说卦》3 篇共 221 字(图 1)。此石 494 字所涉篇幅与字数,为《熹平石经》残石

^① 洪适:《隶续》卷十四,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51 页。

^② 范邦瑾:《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 年第 1 期。

之最,原为洛阳王道中收藏^①。于右任慨然商定以四千银元购买。困难辨真伪,加之交通不便,便付半价定金。1933年夏,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去南京将途经洛阳。于右任立即发报,请杨虎城将经石带往南京。王道中听说杨虎城乘专列来洛声势浩大,怕专车将残石带走不给钱,到郑州接站试探,残石尚留在洛阳。杨虎城得知派马文彦押车,命专车车头挂一辆客车返回洛阳,用杨虎城的名义开了一张条据,补两千银元运至南京。于右任收到非常高兴。1940年抗战期间,石经由上海转运至西安,为确保安全,又运往三原老家沉入水井中珍藏。1952年,陕西省文管会将其置放西安碑林^②,现存第三展室东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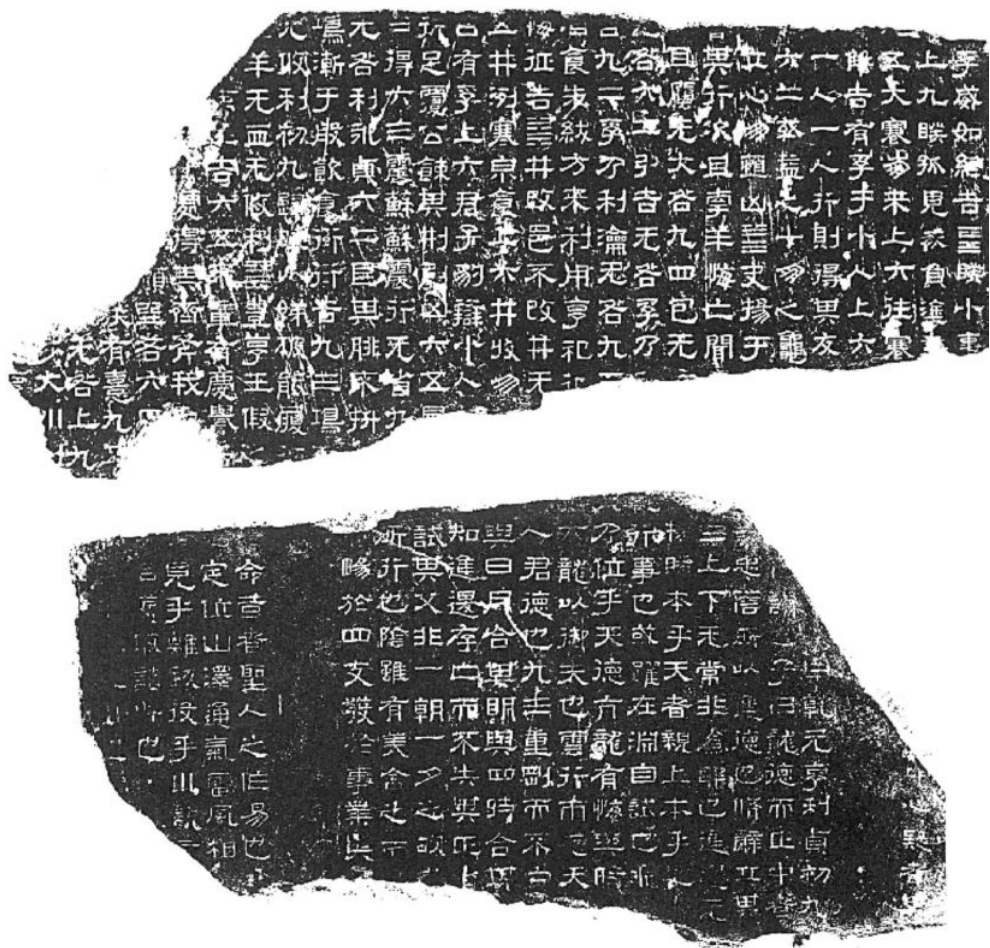


图1

① 郭玉堂访记,王广庆校录:《洛阳出土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

② 李虎:《于右任与文物》,《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此碑填补了碑林在这方面的空白,大大丰富了碑林的珍藏。于右任藏石与文素松藏石在洛阳期间曾有合璧拓本,俗称“大三角”,为汉石经拓本珍品,存世极罕,为汉石经研究最为重要的实物文献。

二 汉石经《周易》版本之辨

汉石经残字原石出土,使世人了解了七经局部原貌,从出土残字可以看出,汉石经文本以一家本为主,除《春秋》外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周易》为汉儒学经典重要的一部著作,关于篇章所传,古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①《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包括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易传》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十篇。东汉末年郑玄整理时将彖传、象传及文言合于经文,每段前加“彖曰”“象曰”“文言曰”,唐开成石经本与古文本相比,比古本经多 1020 字。石经残字复原是为汉儒古本,无 1020 字,可证汉石经非郑玄本。既为《易经》十二篇^②。《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其后历史上《周易》论经有“两派六宗”之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至宋为陈抟、邵雍所继承。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而由胡瑗、二程继承与发展^③。可见石经立时可用版本较多。隋志谓施氏、梁丘之学,亡于西晋。孟、京两氏,至隋时亦有书无师,而后书亦并亡。汉《熹平石经》残字有“孟、施、京氏”等文字,可证汉儒所传。但究为何家,学界考证不一,成为经学公案。

1929 年马衡先生撰《汉熹平石经残字跋》发表于北大图书馆月刊,谓:残石蹇卦“大蹇朋来”为“大蹇崩来”。困卦“于臲卼”作“劓刖”;说卦“坎者水也”之“坎”作“欲”。与《释文》所举京本合。从《易经》残石有关文字差别上认定《易》为京氏本^④。京本即汉京房传本。京房汉元帝时为魏郡太守,开创了京氏易学,自成一派,成为中国《易经》学术源头之一。学者钱玄同、胡适之、顾颉刚等先生都同意马氏的说法。据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一文记载:钱玄同于 1933 年撰文称:“用《经典释文》校勘石经文字,虽然只有一个字的证据,但非常重要,肯定‘马先生的意见是很对的’。”^⑤后马衡先生又撰《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进一步认定京

① 《汉书·艺文志》卷十三,清同治金陵书局刻本,第 1 页。

② 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 年。

③ 黄忠天:《史事周易学研究方法析论》,《周易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④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31 页。

⑤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231 页。

本说^①。

其后屈万里撰《汉熹平石经为梁丘本考》发表于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1期。其文对马衡之考证逐字排除,指出用“欲”“崩”“劓刑”等异体字断石经《周易》为京氏本牵强。并对照《诗经》“坎坎”亦作“欲欲”等谓:“马衡所论若铁证如山,莫能动摇,而审之实皆不足据。”又引经据典挑出京本“拯”作“承”,“吝”作“遴”等京本与石经不同文字,证马氏之无据。隋志谓施、梁、孟、京之学立于学宫,至隋时四家师、书亦并亡。京房有《易传》存,汉志作十一篇,《文献通考》作四卷,均与此传不同。然汉志所载古书,卷帙多与今互异,无法对石经进行校正。梁丘贺本今已不传。《汉书·儒林传》云:“梁丘贺,字长翁……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又载:“贺子临,从父学《易》,宣帝时说《易》,为黄门郎。甘露三年(前51),问学于石渠阁,专行京房法,又授徒五鹿、充宗,充宗授徒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可知,梁丘贺师从京氏,子“行京房法”所传与京氏《易》一脉相承。文献尚无梁丘本、京本内容特征之记载。从马氏、屈氏二位先辈考证所引《经典释文》举二家异同之文字,主要是同音字、通假字之异,或抄写文本个别字的错误,而非文本自身或内容词义上的不同。以此证实石经梁丘本,或京氏本之区别均证据不足。可以说,以现有文献,汉石经《易》为梁丘氏本,从学术上考证亦无法定论。如称之为“梁丘临本”“梁氏传京氏本”亦似无不妥,但均无证据。因为从《经典释文》中个别文字之异同无法确认京本、梁丘本的可靠文本与石经校正。可见若依据实际上所传记载,今人尚无法确认石经为何本。

罗振玉《汉石经残字集录续补》著录山东图书馆藏“易经梁”残石一方,双面有字,正面比卦至履卦残字三行,为“六比无、近望君、旋元吉”;背面校记三行“革去故、济男之、易经梁”(图2)。罗氏以此首次据为梁丘氏本,对此屈万里先生初云“顾以他无佐证,学者多不之信”。屈万里1931年末始服务于山东省图书馆,1940年冬入北平图书馆。1947年发表《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考——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一文。所藉为国民党元老张溥泉先生所藏熹平石经《周易》后记残石。此石存五行残文,其中有“施京氏”“革·孟施京氏”“养·孟施京氏”三段文字。屈氏认为:《易》经汉立太学者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校记中已出施、孟、京氏三家。则主本必梁丘氏本无疑。并以此说推翻了顾颉刚先生关于《说卦传》及《系辞传》中《尚象制器》十三卦这一章为京房之徒所伪作等说法。马衡《汉石经集存》所录249号图版《易》后记残石为梁丘氏说又增实证。该石六行,残字同时出现“施、孟、京氏”等字。马衡在注文中认真对照每行文字所校对的经文,并检讨自己“此等残石尚未出现时,仅据经文中与京氏合者,随定汉石经用京氏本,

^① 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中华书局,1997年,第199页。

可谓轻率武断”。表现了一代石经学巨匠的探索与求真。随转变观点,撰《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其文引释文于《归妹》下云:“几苟作既”,《中孚》下云“几京作近,石经不作近,可谓非京氏之反证亦故详辩之”。至此,汉石经《易经》用梁丘氏本成为定论。这一长达数十年之辩说明,古籍之注疏,可以作为参考,唯经石原石之残字,为考证之可靠依据。



图 2

三 汉石经《周易》经碑复原百年研究

汉石经《周易》经碑具体记载,最早见晋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①惜未见《周易》个经之数。经碑复原,最早论及为民国王国维。王氏研魏石经,有《魏石经考》《魏石经碑图考》,前文且论及汉石经之碑行、字数甚多,惜仅限于宏观。1936年张国淦著《汉石经碑图·易经》为《易经》复原开篇之作,其经碑复原为四石八面,正反旋读,为百年来《易经》复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历史局限,张氏所见残石数量有限,部分复原图为其后出土残字证实有误。如第一石正面《碑图》复原为 39 行,行 73

^①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第 1990 页。

字,其中“近望月”“人于野”“国之五”三石经文与文本不合。观卦至剥卦一残石下少复原5行20字,复原图将一石分为二段。可见此图复原为失败之作^①。

1984年台湾学者屈万里发表《汉石经周易残字辑证》一书,针对张国淦《碑图》复原中存在的问题,重新研究复原。屈氏首先对《碑图》经文与残字不符合问题进行修正,利用唐石经本全面校文,查找今古文字同异,使易经研究前进一大步,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复原图。之前,因马衡、屈万里石经《周易》版本之辩,在汉石经为梁丘本问题上成果卓著,成为一时石经研究著名学者。盛名之下,对《汉石经周易残字辑证》的著述倍加重视,遂尽心收集汉《易经》资料。由于历史原因,屈氏仅有碑林藏周易残石之资料,而不知石藏何处,更没见过实物。因此对原刻文字疏于考究。台湾“中央图书馆”存有一套《旧雨楼藏汉熹平石经》拓本。其中《周易》残石四石,多达三千余字,残字多于碑林残石数倍。屈万里大喜,称“稀如星凤、皆世人所未见者”。遂作为重要依据,收入该书,并将复原图朱墨二色套印,出版发行。遗憾的是《旧雨楼藏汉熹平石经》为伪刻。旧雨楼为民国学者收藏家方若书斋^②。据《方家长物》一书记载,方若藏古钱万枚,集珍稀品上始东周下至于清,上下两千余年,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亦爱金石。曾有《校碑随笔》传世。抗战期间山东宋氏以张国淦《汉石经碑图》为范本,伪刻熹平石经七经,共一万余字^③。据传1934年春方若购这批“石经”时资金不足,将所藏全部古钱以十万元转让给上海收藏家陈仁涛。解放前夕由陈仁涛携至香港,20世纪50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为后来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藏品基础。而旧雨楼藏石不久就被认伪。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吴承仕撰文,指认旧雨楼藏石伪刻,惜屈万里未见此文,视伪为宝,《易经》以此复原十分遗憾。后屈万里发表《汉熹平石经尚书残字辑证》后得见此文,便撰写《旧雨楼本汉石经尚书残字之伪》收入《屈万里全集》,而《易经》《尚书》之复原图屈氏已无力重新修改,仍以伪刻复原之碑图收入《屈万里全集》。

1992年范邦瑾发表《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补释》一文^④,对碑林《周易》残石、文素松藏残石全面深入研究,范先生逐字校勘,在经文方面,成果丰厚,但复原图十分遗憾。除上述二石外,范文收录上海博物馆藏《周易》下经残石。该石原为旧雨楼藏石,流散后此石由上海治印名家金铁芝收藏。金氏与于右任、张继等上层人物相从甚密,受其影响收藏石经,但不识真伪。1951年金氏将经石上交上海文管会,后转上海博物馆。

① 张国淦:《汉石经碑图·周易》,1931年,第15页。

② 方若(1869—1955),字药雨,富收藏,尤好古泉。曾任知府、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主笔等。天津沦陷时期,曾出任天津伪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兼伪高级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③ 吴承仕:《新出土伪熹平石经尚书残碑疏证》,《国学丛编》1932年第5期。

④ 范邦瑾:《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上海博物馆集刊》1990年第1期。

综上所述,马衡、张国淦、屈万里、范邦瑾诸家,是碑林《周易》残石最为关注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百年来汉石经《周易》学说的最高水平,亦不乏经验与教训。然经验与教训都是该经研究的宝贵财富,总结前人之成果,正者承之,误者正之,阙者补之,伪者辨之。据此恢复汉石经的本来面貌,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 经石校文

洛阳白河书斋长期进行熹平石经残字拓本之收藏,至今,熹平石经《易经》拓本收集三十六石共计 1454 字,其中包括碑林藏石 494 字,文素松藏石 487 字,占总字数之大半。校文以唐开成石经民国韶忍堂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刻宋版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为底本,以《经典释文》为工具,校勘唐石经本与汉石经文字之同异,此举为经碑复原之前期基础工作。

《周易》经碑复原共八面。第一面 38 行,行 73 字。其中第一行坤卦“坤元亨利”石经本“坤”作𠄎,释文谓:“坤,本又作𠄎,今字也。”马衡注:“今汉碑坤字皆作𠄎,无作坤者。”^①第四行蒙卦,汉石经“渎则不告”唐石经作“渎则不吉”。第六行需卦,“有不速之客”至“敬之终吉”,屈万里谓“疑石经本无终字”^②,复原从之。汉石经本为十一字,唐石经十二字,复原衍一字。第十行师卦,“九五显比王用”,唐石经本作“九五显比之王用”,多一“之”字,复原删之。经石正面第十一行比卦,汉石经有“六比无”三字,唐石经原文是“上六,比之无首”,此句《象传》为“比之无首,无所终也”^③,证汉石经缺一“之”字。第十二行,汉石经有“近望君”,唐石经作“几望君”。第十二行履卦,“视履考”唐石经刻石“考”字之下毁一字,《经典释文》云:“本亦作详。”第十三行“泰小往”至行之下部“其孚于”残字间唐石经本比汉石经衍一字。第十三至十四行,同人卦“克功”至“无悔”间汉石经上下二石应为二十五字,唐石经为二十六字,衍一何字,尚无法考证。第十六行谦卦以唐石经本复原,行衍一字。唐石经“行师征邑国”句,宋版孔颖达撰《周易正义》魏王弼、韩康伯注本 谦卦注曰:《释文》出“征国”云:“征邑国”^④者,非。以此删去“邑”即与行字数合。

第二面,三十八行,行七十三字。第一行家人卦“终”唐本作“吝”。《释文》于说卦“为吝”下云“京作遯”。《说文》辵部,遯下引《易》曰:“以往遯”,而口部吝下引《易》则作“以往吝”。三行蹇卦之“蹇”,今本皆作蹇。按“蹇”“蹇”“蹇”三字古多通用。“崩来”唐

① 马衡:《汉石经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25 页。

② 《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卷二,第 2 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7 页。

④ 《周易正义》,第 82 页。

石经本“崩”作“朋”。六行益卦“利用攸往”之“用”，经本作“有”。十一行升卦“孚乃利沦”，唐石经本“利”下有“用”字，“沦”作“禴”。十三行困卦，“于剝削”，今本作“于脆臆”。十五行“革卦虎辩”“豹辩”之“辩”，唐石经本皆作“变”。十六行鼎卦“其刑劓”，唐石经本作“形渥”。十七行震卦“跻九陵”，唐石经本“跻”下有“于”字。“省”唐石经本作“眚”。十八行艮卦“止”，唐石经本作“趾”。“拊”唐石经本作“拯”。十九行渐卦“塙”，唐石经本皆作“鸿”，“般”今本作“盘”。“衍衍”，唐石经本作“衍衍”。二十行归妹卦“昧”，唐石经本作“妹”；作跛。二十一行丰卦之“丰”作“豊”，二十三行旅卦“齐斧”，唐石经本作“资斧”。二十五行兑卦“熹”，唐石经本作“喜”。另第十行萃卦，以唐石经本复原图“萃亨”至“初六有孚不”比汉石经图衍一字。《释文》谓：（萃）亨，王肃本同，马、郑、陆、虞等并无“亨”字。证汉石经本亦无“亨”字。第二十六行涣卦，以唐石经本复原欠一字。《释文》曰：“拯马壮吉”，子夏作“拊”，古本此后有“悔亡”二字。增二字则行七十四字，尚多一字为字体大小不一所致。

第三至六面，无石经残石出土，经文无法校勘，暂以唐开成石经本经文复原。每面均三十八行，行七十三字。

第七面为第四石碑阴，行七十三、七十四字不等。其中二十二行欠二字，二十四行欠四字，三十七行衍六字，其原因尚无文献考证。此面文字同异为：第二十二行“睹”唐石经本作“覩”，《说文》言：“睹，见也。”覩，古文从见。二十九行“臣试其君子试其父”唐石经本“试”并作“弑”。《说文》：“弑，臣杀君也。”《释文》于“臣弑”下云：“‘本或作杀，音同。’石经于《春秋》‘弑’皆作‘杀’。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唐石经本无“也”字。三十行“而以从王事”唐石经本无“而”字。三十一行“美在中”今本下有“其”字。《说卦》分章与今本不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接“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不分章；“故易六画而成章也”及“盖取诸此也”下皆空格加点，各为一章。前者与唐石经本同，后者则异。三十四行《说卦》“生肴”之“肴”，唐石经本作“爻”。三十五行“故易六画而成章也”唐石经本“画”作“位”，下无“也”字。三十七行“乡明而治”之“乡”，唐石经本作“向”，汉《曹全碑》两用此文，字皆作“乡”，盖“乡”“向”古今字也。三十八行“欲者水也”之“欲”，今本皆作“坎”，《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京、刘作欲。”《毛诗》“坎坎伐轮兮”《鲁诗》亦作“欲”，知此《经》坎卦字皆作“欲”矣。

第八面为第一石之碑阴，因张氏《碑图》序卦第十六至二十二行经文与残石文字不合，屈万里根据马衡《汉石经集存》所存残石校正重新复原。复原图第十六至二十二行衍十一字，为伪刻残石文字所致。《集存》收录《易经》序卦第246图为二石组合^①。残字笔

① 《汉石经集存》，第38页

画纤细,结字横宽,字体与《易经》残石文字形成强烈反差,且排比不正。第一行首字上无字位置 1.7 厘米,而该石字径为 1.4 厘米。第二行“以”“小”二字上下间距 1.6 厘米,而汉石经《周易》文字,上下间距仅在 0.5 至 0.9 厘米之间。汉石经文字虽无界格,但章法严谨,与此石不类。因此删去伪石,以唐石经本文字复原。

杂卦第二十五行衍二字,宋本《周易正义》杂卦注云:萃聚,“聚”后古本有“也”字,下“谦轻”“渐女归”后并同。校勘唐石经本,《周易正义》本“萃聚”后未见“也”,仅有“而”字,“渐女归”后亦不见“也”^①,以此分析,“萃聚而”“谦轻而”均多“而”字,删二字则与行字数和。亦证汉石经为“萃聚”“谦轻”“渐女归”,均无“而”矣。第二十六行衍二字,文献未见有注,从文句风格看应多副词。疑“大壮则止遯则退也”为“大壮止遯退也”,暂存疑,依此复原。第二十七行衍六字,杂卦全文仅 246 字,三行有余,其中一行衍六字绝不可能,应为章句移位所致。该行“既济定也”之后,有“归妹女之终也”句六字,应移至次行“未济男之穷也”之后,汉石经原文应为:“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

五 经碑复原

前述《汉书·艺文志》录《易经》十二篇,即上下经及十翼。今所集汉石经《周易》36 石 1454 字,涉及经文有上下经、上下象、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马衡《集存》考证篇目为:上经第一、下经第二、上象第三、下象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上系第七、下系第八、文言第九、说卦第十、序卦第十一、杂卦第十二。其行款为:每行约七十三字,上下经及每卦之首画卦象,占一字之位不空格。十翼中分章处空格加点^②。

本文重新复原,参考张国淦《碑图》、屈万里《辑证》之成果,对二人复原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并根据石经残石文字和上述校文重新复原。第一石碑阳包括上经三十二行,下经七行(图 3);第二石碑阳包括下经三十三行,上象五行(图 4);第三石碑阳包括上象十四行,下象二十三行,上象一行(图 5);第四石碑阳包括上象三十一行,下象七行(图 6);第四石碑阴(第五面)包括下象二十七行,上系十一行(图 7);第三石碑阴(第六面)包括上系二十三行,下系十五行(图 8);第二石碑阴(第七面)包括下系十六行,文言十六行,说卦六行(图 9);第一石碑阴(第八面)包括说卦九行,序卦十四行,杂卦五行。本经有校记二石,篇题以残石复原为“易经梁孟施京同异”。比照碑阳三十九行,所余十一行当为校记(图 10)。

(责任编辑:郑红莉)

^① 《周易正义》,第 339 页。

^② 《汉石经集存》,第 29 页。